



除夕的晚饭叫“团圆饭”，七个碟子八个碗，荤素杂陈。凡出门在外的羁客和游子，必赶回家来，一叙天伦之乐。全家人围桌而食，笑语盈盈。

老济南的除夕和守岁

□ 张稚庐

旧时济南人所指的“过年”，并非除夕之夜至正月初一、初二、初三短短的几天时间，而是从腊月廿三“小年”起跨越到来年的正月初五，近半个月。在中国传统节日中，春节最为隆重。

除夕可谓春节的高潮，家家户户贴上春联、年画，挂起灯笼。午后，堂屋八仙桌前围上了绣花红缎“桌头”，摆上祖先牌位或挂起家堂轴子，太师椅上也罩上红缎“披子”。儿童戴着花面具进进出出，主妇在厨房里丝熘片炒……一种将近欢宴时的温馨氛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。

黄昏时分，每家都在大门外或十字路口焚香烧纸“接祖先”，满街焰光闪烁，香烟缭绕。接回祖先后供上香茶、水果、点心等，老幼咸拜，以示慎终追远之意。

除夕的晚饭叫“团圆饭”，七个碟子八个碗，荤素杂陈。凡出门在外的羁客和游子，必赶回家来，一叙天伦之乐。全家人围桌而食，笑语盈盈。江南习俗是每人在饭碗里藏上两个荸荠，寓发财之意。尤为滑稽的是，还要留

少许饭菜于小盘中，谓之“老鼠饭”，认为老鼠吃了这餐美食，可免啮衣物，似乎小小鼠类，也懂了人情世故。

“亥子之际”即夜11点前后，相传诸神下界，庭院里“天地桌”上红烛高烧，一家之主拈香跪拜后，随之将火纸、黄表纸、纸元宝、松柏枝子一起焚烧，空气里顿时弥散出一股松柏的清香。其时四处鞭炮声大作，似乎合成一片音响的浓云，腾上沉沉夜空。

“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二年”，除夕不寐称“守岁”，或打麻将，或围炉品茗、嗑瓜子、包水饺……在一般小康之家欢聚的时候，也正是“提灯满街走，索账声声吼”的时候，“千家笑语漏迟迟”的欢快声与讨债声、诟骂声，以及避债者的苦苦央求声、妇女的嘤嘤哭泣声、孩子的哇哇惊啼声，交织着演奏出“几家欢乐几家愁”的世间相。

晨光入牖，雄鸡乱啼，初一清早，男子衣冠楚楚去各处拜年，“过年好！给您拜年！”“恭喜发财！过年好！”年年如此的礼数，也不知喜从何来，财自哪儿



发。都是满口的吉祥话，不想笑也翘起嘴角作“满面春风”状。至于家里，常见到这样一幕：拜年的亲友一进二门，北屋的大奶奶隔着玻璃窗户早已望见了，连忙掀起棉门窗迎出来。簇新的蓝缎大褂，黑绒骆驼鞍棉鞋，油光的鬓上插一朵红绢花，那身影从帘子边一闪，“光芒”已照满四合院，接着一片笑语……

在江南，去亲友故旧家拜年，主人必敬“元宝茶”——即盖碗茶中加一枚橄榄。这茶须喝，否则是不领主人盛情，往往喝得膀胱鼓鼓，内急连连。

正月初五，年算过完。济南人家包饺子，叫“捏破五”。有趣的是，天津人叫“捏小人嘴”，“小人”多口舌而不利君子，其嘴该捏，遂把水饺当成“小人嘴”狠狠捏住，据说一年“不犯小人”。更早以前，济南还有一种“崩五穷”的习俗：乞丐们手持扫帚，挨家清扫门外，人们略施钱米后，意为能将“穷气”崩走。尽管人人都祈愿福祉，可是在旧社会“王小二过年”这出连台本戏则总唱不完。

似水流年，移风易俗。一旦追忆旧时春节景象，恍如隔世！

爆竹喧天

如炒豆

□ 陈正宽

“孩子盼年，爆仗一盘”……如今，追忆自己儿时对爆仗的稀罕与向往，热切极了。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有个空中剧院，实实在在。而尘封在70岁往上的老人记忆宝库里的，有个无比狂欢的“空中歌厅”，也是实实在在的。

我儿时记忆的大年夜，到了五更头，在“空中歌厅”称王称霸的，除了爆竹，还是爆竹。

爆竹在潍城，也叫爆仗。又分多种——有牛爆仗（特大、特响，特牛）；有往地上一摔即响的摔爆仗；有袖珍爆仗；有编成长串的爆仗，可以成百上千声地响，一响就大半天，这叫“鞭”；还有钻天追的两响，点上以后，地面响一声，到了空中再响一声。

潍城方言有个调侃（歇后语），叫“则尔庄的爆仗——一个中个儿（一个是一个，绝无次品的意思）”。则尔庄在东莞城北，一年到头，村里人就两样活计营生：种庄稼，制作爆仗。且爆仗成为产业，是金字招牌。一进腊月，沙滩大集上，有个极大的爆仗市。这个爆仗市，几乎全让则尔庄的摊子包了圆。孩提时的我平时不舍得吃零嘴，只把铜板儿攒着，到年根时，上沙滩，一股脑儿，大大方方地全扔给爆仗摊子。

那时，进了腊月，对我们小孩子来说，是日日迎新、天天过年。都做些啥呢？放爆仗呗！白天放，晚上放，也放滴滴筋儿。如同当地谚语说的：“滴滴筋儿，滴滴筋儿，热烧火燎，等不到天黑儿！也放！也比！”许多小朋友围成一个大圆圈，都伸出放滴滴筋的手，比谁的花多，谁的花亮，谁的花灿。此时若有谁搞恶作剧，在圈外点个小爆仗扔进去，把大家吓一跳。大家不但不恼，反而哄然大笑，笑得手里喷花的滴滴筋也东倒西歪打趣起。

当然，让爆仗放开嗓门纵声喧唱到极致，是在大年夜的五更头上。却说守了一夜的人们，在爆仗声的包围中，不曾打半个盹。东方地平线刚刚露出一丝丝鱼肚白，古城已被撼天动地的爆仗巨响掀得地动山摇，也把梦中的孩子们惊醒了。孩子们兴高采烈地上街，成为大年夜雄浑壮阔大合唱中的一员。

不经意间，在乡土典籍里，我看到一段关于对大年夜五更头“爆竹大合唱”的美妙记载——

清末光绪年间，潍县进士、也是词人的梁文灿，写过一部连环图，风俗画式的《蒙拾堂词稿》。其中有《蝶恋花·潍阳十二月鼓子词》的十二阙组词序列。描写潍县城大年五更的极度狂响，可以说足撼天动地，震耳欲聋，宛然目前。词是这么写的：“十二月寒风怒吼。七宝调和，腊粥浓于酒。下界是非嫌泄漏，朝天司命饬粘口。儿女分钱欢笑逗。兽炭生温，一夜团圆守。爆竹喧天如炒豆，麻秸布地香添斗。”

此词上阙描写腊月寒风怒吼，喝腊八粥、供灶的糖瓜等情景。下阙又写分压岁钱、围着火盆守岁、芝麻秸铺地、焚香入斗，都妥妥帖帖。而把放爆仗的喧响，形容为“爆竹喧天如炒豆”，更是一语传神，曲尽其妙。

倒贴“福”字有来头

过去民间有“腊月二十四，家家写大字”的说法，“福”字以前多为手写，现在商家大做“福”字文章，每当腊八过后，各种型号和种类的“福”字摆得密密匝匝，琳琅满目。

□ 张荣起

春节除了贴春联，还有在门中间（独页门）或门楣上贴“福”字的习俗。与春联一样，过去都是在红纸上书写“福”字，根据户主之所好，楷行草隶，不拘一格。尤其用美术体，把字两边人形化，绘成童子拜观音或孝子拜母的图像，煞是好看，也含有深刻的寓意。民间还有将“福”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，有寿星、寿桃、鲤鱼跳龙门、五谷丰登、龙凤呈祥等，各种花样。

“福”字现在的解释是“幸

福”，而在过去则指“福气”、“福运”。春节贴“福”字，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，都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，这种习俗不仅乡间有，城里也有，而且花样不比乡间少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我从乡下调进城里，有一年春节到朋友家里拜年，发现他门上的“福”字是倒着贴的，起初我还以为是朋友的疏忽，听别人解释是“福到门上”的意思。

更不承想，倒贴“福”字还有一段生动的传说呢！据说，明太祖朱元璋当年用“福”字作暗记，准备捕杀一批人。心地善良的马

皇后为消除这场灾祸，令全城大小人家必须于天明之前在自家门上贴上一个“福”字。

马皇后的旨意自然没人敢违抗，于是家家门上都贴了“福”字。其中有户人家不识字，竟把“福”字贴倒了。第二天，皇帝派人上街查看，发现家家都贴了“福”字，无法辨明哪是要杀的人，走遍大街小巷，只发现一家把“福”字贴倒了，便汇报上去。皇帝听后勃然大怒，立即命令御林军抓捕那家主人，要满门抄斩。马皇后一看事情不好，忙对朱元璋说：“皇上，你知道那家为什么倒贴‘福’字吗？”

皇上说：“以皇后之所见呢？”马皇后说：“那家人知道您今日来访，故意把福字倒贴，就是表示‘福到’的意思。”皇帝一听有道理，便下令放人，一场大祸终于消除。

从此，人们便将“福”字倒贴起来，一求吉利，二为纪念马皇后。过去民间有“腊月二十四，家家写大字”的说法，“福”字以前多为手写，现在商家大做“福”字文章，每当腊八过后，各种型号和种类的“福”字摆得密密匝匝，琳琅满目，供顾客选购。为了充分体现对幸福生活的向往，倒贴“福”字也非常普遍。

“敬天爷爷”：鲁中山村的年祭仪式

□ 张帅

在我的家乡淄博市洼子村，每年大年初一都要起个大早，举行隆重的“敬天爷爷”祭祀仪式。这种仪式不知起自何年，村民一直传承着，即使在“文革”期间也未曾中断。

根据我的观察，这一仪式大致有摆供、烧香、请神、献祭、送神等程序。大年初一凌晨4点多，村里妇女们在一名“神婆”的指点下，来到村东头两栋楼之间的空地上，把五张供桌子安置好；随后摆供，按照“先茶后酒”的待客之道，在每张桌上依次摆好茶杯、筷子和酒盅，然后是一碗一碗的炸鱼、炸肉、鸡腿、饺子等。据乡亲说，肉代表的是身份和地位，鸡、鱼和豆腐则有“大吉大利”、“年年有余”和“兜福”等寓意。至于饺子，则因形似“元宝”，音似“交子”，而

有在辞旧迎新之际招财进宝之意。听神婆念念有词地请神，知道“正桌”上供奉的是天爷爷，还有“当庄庙”和“四山神”。

此时，神婆秉香作揖，神情恭敬虔诚，有条不紊地操持着，平时噤噤喳喳惯了的女人们竟大气不出，场面十分肃静。仪式做完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松一口气，又开始随意说笑。待第一炷香刚刚燃尽，大家开始“敬献钱粮”，即将各家送来的黄表纸和提前折好的金元宝汇集到一起，向诸位神仙献祭。普通的黄表纸，用百元大钞在上面压过，就成了“钱粮”或“皇粮”，金元宝则必须吹得鼓鼓的，显出元宝的形状。此时是神婆表演的精彩时刻，只见她麻利地接别人送来的是“钱粮”，问清数目，然后就开始念念有词或清声吟唱：

“一颗莲花生，一颗莲花经，口口声声念真经。真经念得

好，××献上××大元宝”。

“敬献钱粮”之后，大家齐齐跪下磕三个头，因为当地磕头有“神三鬼四”的讲究。最后是送神。按照村民的说法，天爷爷等一千众神都是住在天上的，因此敬献的皇粮必须要烧尽，等烧纸的灰飘到了空中，才能认为敬献的钱粮被众神收到带走了。

“钱粮”烧尽以后，已临近清晨6点，再燃放几挂鞭炮，仪式也就结束了。鞭炮最好用红色，预示着喜庆与红火，放完后碎纸残骸也不宜立即清扫干净。由于各家还要送神，仪式结束后大家就匆忙收拾东西回家。不到一个小时，这些参加过“敬天爷爷”仪式的妇女，又会携夫将雏，精神饱满地行走在拜年的队伍中。

洼子村流传着一句这样的民谣说：“信神难，信神难，又得

工夫又得钱。”一般村民，是没有精力对于社区中的各路神灵一一进行膜拜的。在大年初一凌晨，借助“敬天爷爷”这一仪式，将心目中形形色色的神灵都接来礼拜一番，是再合适不过的事。

过去，“敬天爷爷”的仪式一般以家庭为单位，在自家宅院进行。随着村里小高层社区的建成，住在小区里的部分村民开始一起祭拜，于是“敬天爷爷”就由纯粹的家庭祭祀转化成村落社区的一种公共年祭活动。过上了高楼大厦、彩电冰箱的现代生活，村民们却仍然传承着这一仪式，此时此刻，他们暂时地超越了日常生活，营造出一种有别于日常生活的特殊“年味”。至于祈求的内容，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等以外，还添加了家人出行平安、考试顺利等新内容。